

C. 10.

伊凡之死

托尔斯泰原著

顧綏昌譯



347
811

托爾斯泰著

顧綬昌譯

伊凡伊列乙奇之死

北新書局印行

一九三〇年

伊凡之死

實價四角

不准翻印

一九三〇年六月付排

一九三〇年七月初版

原作者 托爾斯泰

轉譯者 顧綬昌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

廣州

重慶

北新書局

序

託爾斯泰寫這個短篇只是忠實地描寫死而已。許多人都說這是託爾斯泰受了他哥哥的死的事實的影響而寫成的。但繆特所作的託爾斯泰傳中似未提及。

許多批評家都不能在託氏的這篇短篇傑作中指出錯誤。這是因為他已把死的本身都給我們明白指示出來了。

如過有覺得死是恐怖的，須知道這「死的恐怖」就是一種藝術。

但這又不是羅曼的詩意的死。這不是愛倫坡式樣的一種色情。這只是忠實地描寫死的一種藝術。

譯本大都是根據 Constance Garnett 的英譯本。是我在兩年前的暑假譯成的。其中間有出入的地方，是根據美國紐約 Thomas Y. Growell & Company 出版的 The Complete Works of Lyof N. Tolstoi 修改的。書中插圖也是從這本書上轉印下來的。

譯者。 一九三〇，七，二十一。

—

在法庭的大廳裏面，在審訊梅彌汝斯基案的中間，司法議會的會員和公家律師都聚在伊凡·義哥羅微支·希皮克的私室裏，於是談話就轉到著名的克拉沙夫斯基案上來了。費沃陀·伐悉列微支竭力主張這樁案子是不在法庭的裁判權以內的。義哥·伊凡諾微支擁護他自己的見解；但是最初就沒有參加討論的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對牠毫不感興趣，却只是看着剛纔已經送進來的報紙。

‘老爺們！’他說，‘伊凡·伊列乙奇死了呵！’

(1)

‘當真麼！’

‘這兒，你看，’他對費沃陀·伐悉列微支說，一面把這清新的還有點濕氣的報紙遞給了他。

墨黑的一行裏印着：‘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哥羅汝謹以衷心的哀恫報告她的親愛的丈夫——伊凡·伊列乙奇·哥羅汝，法庭的法官——的死於親戚朋友們，他是在二月四號死的。葬儀於禮拜四下午一時舉行。’

伊凡·伊列乙奇是在座的老爺們的一位同事，並且大家都喜歡他。他自抱病以來已經有好幾個禮拜了；他的病據說是無可救藥的。他的職位還替他空着，但是這也曾考慮過，如果他一死，阿蘭克雪夫或者就會接他的缺，而且在汝涅珂夫或希泰培耳二人中就有一人會繼承阿蘭克雪夫的缺了。所以一聽到伊凡·伊列乙奇的死，這屋子裏各位老爺的第一個念頭就想到了因這一死或者就會在他們自己和他們的朋友們身上發生什麼調動或陞遷的影響。

‘現在我一定會得到希泰培耳或汝涅珂夫的位置了，’費沃陀·伐悉列微支想。‘這早就允

許給我的，而且這一陸遷意思就是八百盧布的額外進款，除了辦公費以外。’

‘現在我該爲我的妻弟呈請從卡洛加調來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想道。‘我的妻一定會很快活的。她現在總不會說我不替她娘家幫忙了罷。’

‘我一向就想他大約不會再起牀啦，’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高聲地說。‘我很傷心！’

‘不過他究竟得了什麼病呢？’

‘醫生們都不能斷定。那就是說，他們雖能斷定，也不過是各執一說罷哩。我上次看見他的時候，我還以爲他會變好的呢。’

‘唔，自從聖誕節的假期以來我的確還沒有到那裏去看過他呢。我心裏倒是一向想去的。’

‘他有些兒產業麼？’

‘他的夫人有一點小小的產業，我想。反正是區區之數罷了。’

‘不錯，誰都該去看看的。他們住得委實太遠了。’

‘離你太遠麼，你是說。在你那裏什麼都是很遠的。’

‘你看！他總不能原諒我就因為我住在河的彼岸，’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微笑着對希皮克說。於是他們開始談着這城市裏從這兒到那兒的很遠的距離，回到法庭裏去了。

除了或者因這一死而起的職務上的調動和陞遷的思想之外，這一個親暱的朋友的死的事實的本身在每一個聽到的人的心裏激起了，就像這種事情慣常是如此的，‘這死了的是他，並不是我’的一種寬慰的感情。

‘想想看！他是死了，但我倒還依然無恙，’個個人都想到或者覺得。比較親暱的相識者，就是所謂伊凡·伊列乙奇的朋友們，也不禁想起他們現在又不得不盡些非常討厭的社會的禮節去參與葬禮和弔唁這寡婦。

和他們已故的同事情誼最篤的是費沃陀·伐悉列微支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是他的法律學校的一位同學，而且自以為是多蒙伊凡·伊列乙奇照拂過的。

在吃飯的時候把伊凡·伊列乙奇的死的消息和或者可以把她的兄弟調到他們這一夥裏來的他

的想頭告訴了他的妻子，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並沒有照例趟下來打一個盹，披上了他的外套就坐車到伊凡·伊列乙奇家去了。

在伊凡·伊列乙奇的一層樓房的門口停了一輛四輪馬車和兩輛雇來的單馬車在樓梯腳下靠近帽架的穿廊裏，有一塊新近灑滿了樟腦粉的流蘇和絲帶的綿繡的棺材罩靠在牆壁上。兩位太太正在卸下她們的外套。有一位他知道是伊凡·伊列乙奇的姊妹；另外是一位他所不知道的太太。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的同事，希伐支，正想走下樓來；並且在樓梯頂上，看見是誰走了進來，他便站住腳對他一睽眼，彷彿是說：‘伊凡·伊列乙奇弄壞了事；這在你和我就迥然不同了。’

‘有英國式的絡鬚鬚子的希伐支的臉龐和裹在他外套裏的削瘦的身材，有一種時常有的漂亮莊重的神氣；而這一種莊重，又往往和希伐支的好開玩笑的性格相對，含有一種特別尖刻的氣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如是想。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讓太太們走在頭裏，自己跟在她們後面慢慢地走上了樓梯。希伐支並未走下來，只是在樓頂上等候着。畢沃多·伊凡諾

微支懂得底細；他顯然要和他商量好那天晚上他們將在什麼地方玩‘司克洛’「註」的賭博。太太們走上寡婦的房裏去了；這時希伐支，使勁的而且莊重的閉了他的嘴唇，他的眼睛裏出了花樣，把他的眼眉毛只一擠就把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引到了右邊，那放着死人的一間房裏去了。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走了進去，恰如人們遇到這種事情時老要這般的一樣，決不定他在那裏該怎麼辦纔好。有一件事情他覺得靠得住的——那就是遇到了這種情景做着十字號總決不會錯。至於在做着十字號的時候是否要鞠躬，他却不大清楚，因此就選擇了一個折衷的辦法。一走進這間房子他就做着十字號，並且微微的略一鞠躬。照他的頭和手的動作所容許他的，他一面做一面竭力瞥視這房子的周圍。兩個青年，一個是中學校的學生，大約都是姪兒們，正從這間房裏走出去，一面還做着十字號。一位老太太一動也不動的站着，另外一位太太，很古怪的掀起了她的眼

「註」司克洛 (Screw)，這在俄國是相當於撲克。

眉毛，正在替她低聲耳語着什麼。一位披了袈裟的教會職員，堅決的而且熱心的，帶着不容有任何抵觸的可能的神氣在讀着什麼東西。老是侍候在桌旁的一個年青的鄉下人，紀拉莘，放輕了脚步在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面前走着，正在地板上灑着什麼東西。一看見這個，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立刻就覺得這正在腐爛的死屍的微弱的氣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上一回來看伊凡。伊列乙奇的時候，他已在他房裏看見過這個鄉下人了；他是在做着看護生的職務，並且伊凡。伊列乙奇也特別喜歡他。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繼續做着十字號，而且朝着棺材，教會職員，和放在屋角的桌子上的神像中間的方向鞠着躬。後來當他覺得這用他的手做十字號的動作似乎延長得太久了的時候，他纔站住了脚，開始打量這死人起來。

這死人趟在，就像死人往往如此趟法的，一種特別沉悶的死相裏，他的僵直的四肢陷落在棺材的墊褥裏，他的頭永遠向後仰在枕頭上，而且照樣同死人一般地昂起了他的在癱縮下去的顛顛間有光滑的窪兒的，黃黃的蠟似的前額，他的鼻子也很尖利地觸出來好像在上嘴唇受了壓榨似

的。他的相貌大變了，甚至比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上次看見他的時候還要瘦些，不過他的臉——死人是照例這樣的——倒分外地漂亮了，並且，反而比他活着的時候還要動人些。臉上有一種凡是該做的都已做完，而且做得很合式的表情。除此之外，在那種表情裏還有一種對於活人的埋怨或警告。這種警告在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似乎是不必要的，或者，至少是不能適用到他身上的。他覺得有點不愉快；於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又忽忽忙忙地做了一次十字號，不過，他覺得很驚愕，這未免太匆忙了，有點不十分得體，於是轉過身來走到門口去。希伐支在隔壁房間裏等他，兩腳擺開地站在那裏而且反攢着手在玩弄他的大禮帽。只消一瞥這好玩的，風光細膩的而且漂亮的希伐支的相貌就使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重復生氣勃勃了。他覺得他，希伐支，是超乎這以上，而且不會陷於這些使人沮喪的印象的。只消一看他就明白：這超渡伊凡·伊列乙奇的身體的祭禮的事不能認為使聚會的事情就此中斷的充分理由，——換句話說，這是無論如何不能阻止我們在今晚上去攪和而且籤分紙牌，同時僕人替我

們在桌上放了四枝沒有淨過罪的蠟燭；實際上，沒有理由能假定這樁事可以阻止我們很暢心適意地消磨這一黃昏。他一面走出來，一面却嘮嘮叨叨地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說了許多話，提議他們一夥人該在費沃陀·伐悉列微支家裏聚會。但這似乎是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的命運，在那天晚上竟玩不成‘司克洛’。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一位矮小的，肥胖的女人，她，雖則在反對方向用盡了全副精力，但依然從她的肩膀起愈往下便愈寬闊，着了一身玄色衣裳，她頭上帶了絲帶，她的眼眉毛彎曲得恰如那位站在棺材旁面的太太一般古怪，同着另外幾個女人從她自己房裏走出來，而且把她們都領到死人的房間裏去，說道：‘進來；彌撒祭立刻就要舉行了。’

希伐支，有樣無樣地鞠了一躬之後，站着不動了，顯然是既不承受又不辭謝這個請求。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認清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嘆一口氣，走上前去握住他的手，說道，‘我知道，你是伊凡·伊列乙奇的好朋友……而且凝視着他，希望從他那裏得到適當的措置來回答這句話。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知道，恰

像他先前不得不做十字號的一樣，他此刻所不得不做的就是緊握住她的手，嘆口氣而且說道：「啊，我的確是呢！」於是他就這樣做了。他這樣一做，他覺得所祈望的效果已經獲得；那就是他感動了，而她也感動了。

「來，因為祭禮還沒有開始，我有幾句話要替你說呢，」這寡婦說。「請你把你的手臂給我。」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把他的手給了她，他們就走向內室去了，經過希伐支身邊的時候，他對畢沃多·伊凡諾微支黯然地一眨眼。

「我們的“司克洛”就不用再提了！如果我們另外找到了一個脚色，你可不要見怪。你脫身以後可以當第五家，」他的滑稽的視線說。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分外深深地而且失望地嘆了口氣，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就很感激地緊握着他的手。走進了她的披望着粉紅色的印花布而且點着一盞慘澹的洋燈的客廳，他們靠近桌旁坐下，她在一張沙發上，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却在一張彈簧弄亂的矮奧托曼「註」上，

「註」奧托曼(Ottoman)，一種有墊褥而無靠背或靠手的椅子。

這些彈簧溼攣地。屈服在他的重量底下。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正想勸他坐到別張椅子上去，不過覺得這樣的聲請和她的地位不大相宜，所以就變了她的主意。在奧托曼上坐下之後，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想起了從前伊凡·伊列乙奇怎樣佈置過這一間客廳，並且怎樣和他商量過關於這印有綠葉的粉紅花布。她自已坐上了沙發，在桌子旁邊碰了碰（全客廳都放滿了家具和各種東西），寡婦就在桌子的鏤花飾物裏帶住了她的黑披肩的絲帶。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站起身來替她把牠解下來；於是奧托曼，因為脫離了他的重量，開始在他身底下溼攣地震動起來。寡婦自己動手解開她的絲帶，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又重新坐下來，壓制着他身子底下的猖獗的奧托曼的彈簧。可是寡婦還不能使她自己完全自由，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只得再站起來，於是奧托曼又猖獗了，而且拍的一響。這一切都過去以後，她拿出一塊乾淨的麻紗手帕，哭泣起來。畢沃多·伊凡諾微支早已被絲帶的事情和替奧托曼的彈簧的掙扎弄得不大起勁了，只是悶悶不樂的坐在那裏。這種窘况却被沙珂樂夫，伊凡·伊

列乙奇的家宰，進來打破了。他進來報告潑拉斯珂夫耶·費沃陀洛夫那所擇定的那塊墳地要化費到二百塊盧布。她停止了哭泣，帶着被犧牲者的神氣瞥視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用法國話說道這在她已是受不了的。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做了個沒有出聲的手勢，表示他毫不躊躇地相信這實在是這樣的。

‘請抽烟罷’，她用宏大的而同時又是破碎的聲音說，一面就和沙珂樂夫討論着墳墓地位的價值的問題。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燃着一枝烟，聽她對於種種地位的價值的非常瑣瑣屑屑的詢問和她對於應該選擇的一處的決斷。決定了墳墓的地位之後，她又安排下唱詩班的人們。沙珂樂夫退出去了。

‘什麼事都要我親自料理，’她對畢沃多·伊凡諾微支說，把桌子上的相片簿在一邊移動着；而且看出烟灰快要掉在桌子上了，她立刻遞一個烟盤給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並且說道：我覺得如果要假裝我的憂愁使我不能去料理實際的事務實在是作偽。恰恰相反，如其有什麼東

西可以——莫說安慰我……只是使我分心，那就是爲他料理一切了。她重新掣出她的手帕來，彷彿預備着再要哭泣的樣子；可是驟然之間，似乎是自己勉強掙扎着的光景，她周身一震動，就安閑地說道：‘可是我有事情要同你談談呢。’

畢沃多·伊凡諾微支一鞠躬，小心翼翼地壓制着奧托曼的彈簧，這些彈簧早就在他身底下顫動着了。

‘最後幾天他的痛苦是可怕極了。’

‘他痛苦得很利害麼？’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問。

‘噢，可怕極了！最後幾分鐘，真的有幾點鐘呢，他不曾停止過大聲叫喊。有三天三夜他不絕地呼喊。這真是受不了的。我不懂我怎麼忍耐得了的；誰隔開三扇緊閉的門還聽得見呢。啊，我多麼難受呀！’

‘他自己實在還靈清麼？’畢沃多·伊凡諾微支問。

‘是的，’她低聲說，‘直到最後一分鐘。他在臨死以前一刻鐘尙和我們道別，並且說把服藥諦亞也帶開。’